

母親的花兒

——陝西鄉俗刺繡藝術的歷史追尋

王寧宇 楊庚緒 編著



三秦出版社



母親的花兒

陝西鄉俗刺繡藝術的歷史追尋

王寧宇 楊庚緒 編著

總策劃: 魏全瑞
趙建黎
責任編輯: 李鴻
陸軍
封面設計: 毋培華
毋曉丹
版式設計: 楊庚緒

ISBN 7-80628-662-4



9 787806 286623 >

ISBN7-80628-662-4/J · 32 定價: 肆佰捌拾圓

母親的花兒

——陝西鄉俗刺綉藝術的歷史追尋

王寧宇 楊庚緒 編著



三 秦 出 版 社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母親的花兒:陝西鄉俗刺綉藝術的歷史追尋/王寧宇,楊庚緒編著,一西安:三秦出版社,2002.10

ISBN 7-80628-662-4

I. 母… II. ①王…②楊… III. 刺綉—民間美術史—陝西省 IV. J523.6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02)第 065414 號

母親的花兒

——陝西鄉俗刺綉藝術的歷史追尋

王寧宇 楊庚緒 編著

出版發行 三秦出版社
新華書店經銷

社 址 西安市北大街 131 號

電 話 (029)7205106

郵政編碼 710003

制 作 西安新華—連諾·海爾印刷技術有限公司

印 刷 西安新華印刷廠

開 本 787×1092 1/12

印 張 32

版 次 2002 年 10 月第 1 版

2002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數 1—1500

標準書號 ISBN 7-80628-662-4/J·32

定 價 肆佰捌拾圓



长安社火芯子着装(局部)

目 錄

叙語：霧裏探源	1
原“綉” ₂ 緝綉故事 ₃ 源流 ₄ 霧 ₁₂	
搖 籃	15
土厚水深 ₁₈ 弄瓦之喜 ₁₉ 幽風長被 ₂₀ 農民鼓舞春 ₂₂	
女兒心	37
巧姑姑 ₄₀ 抓髻不嘞嘞 ₄₄ 來來回回都是絲（思） ₅₀ 絕不叫娘受 埋怨 ₅₉ 同諧到老 ₆₁	
春華秋實	71
喜上梅梢 ₇₂ 路 ₇₉ 心花 ₈₂ 結緣法 ₁₀₄ 魚蓮情義深 ₁₁₁ 石榴開花 結籽稠 ₁₃₆	
慈母手中綫	145
苗苗上扎下根 ₁₄₆ 兩家都喜歡 ₁₅₈ 初生節 ₁₆₄ 救救孩子 ₁₆₉ 山裏的 老虎没人捉 ₁₇₂ 一愛鎮百邪 ₁₈₂	
田家情趣	193
受苦的也是人 ₁₉₄ 淡淡薄薄纔久長 ₁₉₈ 你看伶俐不伶俐 ₂₀₀ 上炕剪 刀下炕鐮 ₂₀₅ 布穀蟲,你早來 ₂₁₆ 窮不離猪 ₂₂₅ 人情聯百家 ₂₃₃	
文宗風流	243
根性的文化母題 ₂₄₄ 民俗是歷史的一翼 ₂₆₆ 高臺教化入心聲 ₂₇₄ 傳 花 ₂₉₈ 創稿、交流及嬗變 ₃₀₆	
針綫華章	315
刺綉的語言——針綫 ₃₁₆ 一生萬 ₃₁₆ 面積的鋪排 ₃₂₆ 從齊奏到交 響 ₃₃₄ 肌理的創造 ₃₅₂ 琢刻藻繪亦天然 ₃₆₃	
結 語	37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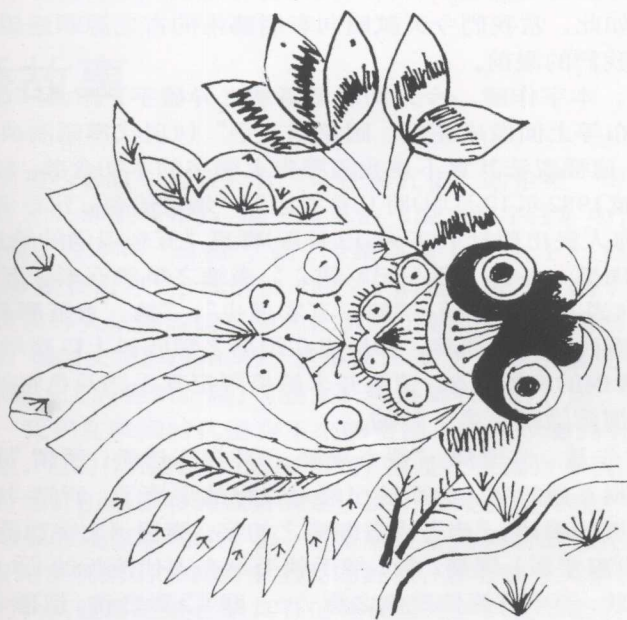
叙語：霧裏探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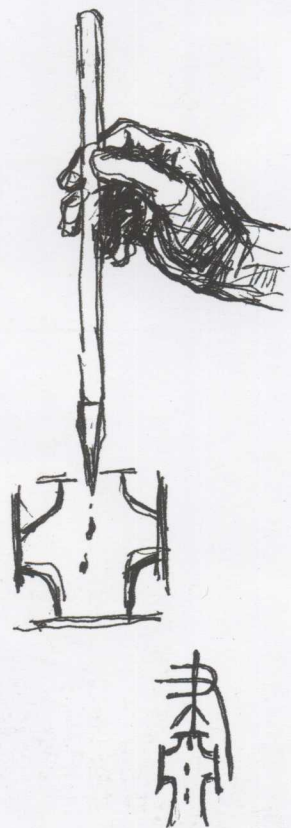
原“綉”

繙綉故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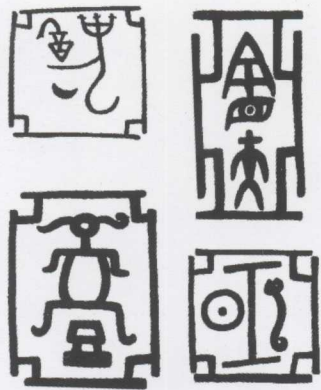
源流

霧





1. 绣字本义示意图



2. 𠂔形族徽四例

二十世紀七十年代中期到九十年代初，在中國大陸上，從工藝美術工業部門首先發端，隨之由群眾文化藝術部門接手推向深化，掀起了一場可能是中國文化史上聲勢、規模、學術水平均屬空前的對傳統民間藝術進行調查、搜集、宣傳和研究的熱潮。筆者有幸正逢其時，自頭至尾活躍在這場大潮中，涉獵面雖不算狹小，但對陝西鄉村流傳過的民間刺綉却是用功最多的一項。這部圖書的內容，即是這十多年來無數次采風、數萬公里行旅跋涉、在數百個農村山莊尋訪和案頭反覆思索探究的一點收穫。或許，它也稱得上是一顆為母親輩的文化哺乳而感戴的寸草之心。

原“綉”

在中國，人們慣常用“錦綉河山”這個詞形容自己美麗的國土。可見傳統的織綉工藝品在人民心目中所占據的崇高和親切地位。然而同不朽的山川比較，甚至同甲骨金石之類硬質材料的文化遺物比較，錦綉實樣畢竟要難以存留得多。正因如此，當我們今天試圖向彩綉藝術的古老源頭遙望時，就有團團迷霧障翳在我們的眼前。

綉實為俗字，本字作繡。今人却以繡為綉之異體字，解為“用彩色絲、絨、棉綫在綢、布等上面做成花紋、圖象或文字”（《現代漢語詞典》商務印書館1981年版）。這種說法其實不是我國歷史上綉字的本初含義。《辭源》（修定本，商務印書館1982年12月版）將其首義解為“繪畫設色，五彩俱備”，《辭海》（修訂稿，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年12月版）釋為“五彩俱備的繪畫”，比較切合原義。案《周禮·冬官·考工記》載：“畫繪之事雜五彩，五彩備謂之繡。”東漢許慎《說文解字》稱：“繡，五彩備也”，“繪，會五彩繡也。”可見綉、繪二字在漢代語文中通義，都是指在絹帛之類底料上以新增添材料來設色，產生五彩會備的絢麗效果。這裏并未嚴格限定其手法及色料的材質。這與今天人們的習慣認識是不盡一致的。

考繡字篆文作繡，許慎釋：“從糸肅聲。”此說未透徹，所謂“從糸”，無疑指綉品所用材料系纖維質，然而這已經是後世的事情了；所謂“肅聲”，根據古漢字聲同義近的規律，“肅”或當即繡之初字。康殷《文字源流淺說·釋例篇》（榮寶齋1979年版）釋肅：肅，像手執毛筆在古代流行的𠂔形格（？）內中書寫甚麼之狀，引申有謹慎嚴肅之意……即𠂔形之省。這種𠂔形格多見于早期銅器，格裏填以氏族徽等等圖形和文字，多與祭祀、紀念等有關。”許慎已說肅乃“持事敬振也”，“戰戰兢兢也”。為何有此神情？康殷追其緣由之言甚有見地，然以情理度之，猶有可補之處：一，“肅”字既有謹慎嚴肅之意在內，何得省一筆而作殘底？二，若僅為書寫，手執之筆又何以下墜二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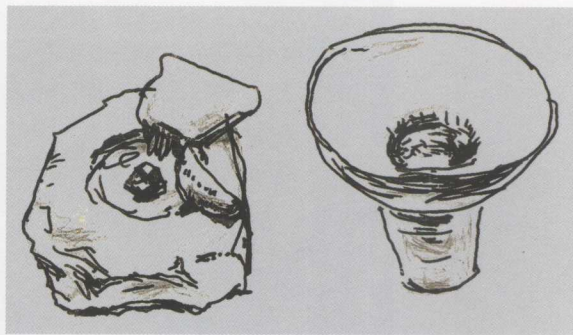
如液汁物？故或當視為以筆飽蘸塗料對 𠄎 格（形）作精心的塗填之筆；三，聯係傳統鄉俗為亡人寫神主牌位時總要留下一筆另用朱色加點（稱為“點主”）的事實，我們頗可推測肅字手筆下滴之物應為色料，因為祖宗牌位與遠古氏族圖徽實為一類性質的東西。因此說，肅字本應有兩種含義：一為點（塗）繪祖宗象徵物時之神情，古詩“肅肅我祖”可見其意；另一則為點繪時之行為方式，即以彩色鋪寫使其完備。其實我們看古文字實例中的“肅”、“畫”之別：畫作 𠄎、𠄎、𠄎，解為“介（界）也”，“象田四介”；田在下方，本義實為用單色綫條劃分畛域界限、輪廓等。而肅作 肅、𠄎，強調的是多作族徽的 𠄎 形格之半完成態。另，𠄎 形通似古禮服上綉花紋式中黑青二色相間的黻之 𠄎 形，故也可直接將肅字之下半部解為黻一類的綉花紋式。《詩經·秦風》中有“黻衣繡裳，佩玉將將”及“君子至止，黻衣繡裳”句，《論語·泰伯》亦有“美乎黻冕”之語，可知古人往往以黻、肅施於禮服禮冠上。彩色塗繪之肅是手法，而黻等紋式是完成的各種效果。以上推斷果是，則綉字初義僅是以筆（不惟以針）、彩汁（不惟彩綫）塗寫（不拘絹帛麻布），且在其初應用的某個階段含有某種原始宗教禮儀的法度性質，庶幾與歷史發展本相符合。



3. 距今六七千年前西安半坡村婦女縫紉編織用的骨針和骨梭。

緡綉故事

《周禮·春官·司服》有“祭社稷五祀，則希冕”句，舊釋家一說希讀為絺（音 xi，即細葛布）；清·段玉裁《說文解字注》中言：皋陶謨曰“絺繡”；漢鄭玄注本作“希繡”，謂“希讀為黼（音 Zhǐ），紕也”，“紕，縫也”；“以鍼貫縷紕衣曰紕”。漢許慎《說文》則直指黼“從尢，𠄎省，象刺文也”。今人李世貞等人依鄭說認為周代把刺綉工藝叫黼（《有關西周絲織和刺綉的重要發現》，載《文物》1976.4）。至秦代，官方律令中屢見“用箴為緡綉”（見《雲夢秦簡·工人程》）。箴，《說文》釋為綴衣之針，緡，習釋為生絲合成的釣魚繩。我們在戰國時代遺存下來的畫圖上還可以看到有種繫在箭尾上的細長繩繳，它的作用與釣魚繩緡類同，都是把獵獲物牽引回自己手中。那麼，這種以特種針引緡綴彩飾或者說是以針引彩錢在織物底子上綴出糾連如緡或粗壯如緡般的綫條紋理的手藝，應當就是秦代刺綉最重要的流行技術——緡綉。對照先秦刺綉出土實物中主要的針法，那種被今人稱作“鎖綉”或者“辮子股”的，其綫路組織正是具有這種往覆連環糾接如緡的意味。或許，被稱為“鎖綉”的這種針法，反該正名為“緡綉”纔是。到西漢時，司馬遷的《史記·貨殖傳》及劉向的《列女傳》，先後引用的古謠中都出現了“刺綉文”一語。“文”在此處作“紋”解。可以說，我國工藝美術史上沿用的“刺綉”之專稱，至遲是在西漢已趨于一致和定型了。



4. 發現於臨潼姜寨仰韶文化遺址的彩陶繪畫工具，包括帶蓋的石硯、研棒和陶水杯各一件。這是中國目前發現最早的原始“畫績”工具。



5

5. 戰國早期鑲嵌射宴壺弋射紋 1977年陝西鳳翔出土。弋射之織，亦“生絲縷也”，從質料和功用上說同釣魚之縵是一致的。或者二物竟可互相代用。

源流

上面這段文字對許多急於欣賞藝術的讀者來說大概是頗嫌枯燥的，但如果耐住性子讀完，你就會理解下面幾個問題的提出是很自然的事。這就是：遠古刺繡與原始繪畫同源的問題；刺繡藝術的針法美孕生于縫、補、編結、穿綴等生產手段的問題；刺繡與人類生活發展、審美範圍擴大及工具材料技術進步相關聯的問題，等等。順着這些綫索，讓我們在“迷霧”中摸索回溯一番吧。

二十世紀三十年代，考古學家在北京周口店山頂洞遺址中發現了舊石器時代人類使用過的原始骨針、穿孔的獸牙、魚骨、石珠、礫石和海蚶殼。遠在四五萬年前我們的祖先就已懂得縫製衣服和用染成紅色的綫串綴各色物品作飾物。當然，那些獸皮或草葉的披掛式衣服沒有保存下來。石和骨的串飾也還遠不是後世精美絕倫的“穿珠綉”，不過它也應該看做是我們中華民族原始藝術萌芽中就孕含着的綉藝胚葉。我國新石器時代許多遺址中不僅發現了更多更精的飾件，出土了大量的紡織工具如紡輪、紡專（專轉）、刀杼以及縫紉用的相當精巧的骨針，而且發掘出大批紋樣生動、色調美麗、筆畫熟練的彩陶器。陝西西安半坡村、華縣泉護村和河南三門峽廟底溝遺址中還分別發現了布帛痕迹，證明遠在六千多年前我國先民已發明了紡織和染布，服裝的實便和審美性能大大改善。除過當時那些精美華麗的彩陶紋樣按原始的廣義的說法可以稱其為綉（肅）上去的（不少古文化學者認為這些彩陶與原始宗教的祭禮有關）以外，那些發明了彩陶器和紡織業的氏族公社的母親們，是否也曾把她們聰明靈巧的筆和骨針施向皮革、布帛或其它材料（編結物、人的體膚等）上面，從而創造了接近後世意味的原始綉呢？這是一個誘人的猜想，也并非無端空想。遺憾的是在歲月封塵、自然腐蝕面前，人的力量太為渺小了。只能把這段歲月看作是刺繡藝術想像中的萌生期。

距今約四千多年前，隨着父系氏族社會的發展與私有制的確立，人類的服飾也發生了深刻的變革。《周易·繫辭》稱：“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漢劉安在《淮南子·覽冥訓》中說黃帝治天下包括師臣、治律度、明上下、等貴賤、整頓百官作風等重大措施。而這些是在“垂衣裳”（衣冠楚楚）的姿態中實現的。所垂之“衣裳”究竟有些什麼名堂呢？我國現存最早的上古文獻匯編《尚書》中說，是虞舜“以五彩彰施（染）於五色，作服”，並且制定了十二種服裝的圖案以示尊貴卑賤。這十二種圖案用法是“日月、星辰、山、龍、華

蟲（雉鷄）作繪，宗彝、藻、火、粉米、黼（音fǔ，斧紋）、黻（音fú，亞形，像兩弓相背）希綉”。至此，原始彩綉藝術失去了樸素的自由性，開始被納入“禮”即章服制度的軌道。此期仍未見“衣裳”實物遺迹出土，故仍只能稱它作遠古彩綉傳說中的黎明期。

章服綉（畫績）品的最早發現可推河南洛陽東郊商代（約公元前十六世紀——前十一世紀）墓葬的褚（棺罩）印痕，可以認出“上面畫着黑、白、紅、黃色的幾何花紋，也有用紅、黃兩色，或紅、綠、白三色的”（黃能馥《印染史話》，中華書局1962年版）。然此例仍未足驗證以針綴彩綫的刺綉之發生。以針綫作刺綉的最早實物又得回到陝西尋找，1975年寶鷄市茹家莊西周（約公元前十一世紀——前七七一年）前期墓葬發現當初入壙時層層疊摺着大量絲織品，現已腐化。有少數絲織品在青銅器或淤泥上留下了印痕，其中一塊刺綉衣衾印痕相當清晰。這件衣衾上采用的就是前文提過的鎖綉即縵綉針法。“綫條舒卷自如，針腳也相當均勻齊整，說明刺綉技巧是很熟練的”，“刺綉印痕上附着紅、黃、褐、棕四色”（引自李世貞等《有關西周絲織和刺綉的重要發現》），“朱色的底子和石黃色的綉綫至今仍鮮麗如新”（陳娟娟、黃能馥《絲綢史話》，中華書局1980年版）。從圖片看，其刺綉紋樣風格頗感莊重，接近同期青銅器紋飾。它驗證了我國古籍中關於繪、綉本一事的記載（請注意，針刺和筆繪兼施并用的例子在本書所收陝西民綉圖樣中將反覆出現）。早在物質生產手段還只是草創粗具時，人就已毫不遲疑地利用它頑強地按自己的理想去創造新的美的東西，以本色的或着色的纖維織布、織花；後來覺得不能盡其意興，采用了錦上添花的畫績，畫績又不能滿足審美要求，則施之針黹彩縵的刺綉。社會實踐推動審美能力的擴張，審美擴張反過來要求工具、材料、手法的豐富、革新。而進入奴隸社會後，奴隸主階級大規模地役使男女工匠、奴隸從事分工專細的手工藝品生產，又用禮制的一套去指導手工藝技藝之發展和應用，從而迎來了中國傳統刺綉的確立期——雖然我們目前依然還是從印痕殘迹上去考定它的。

春秋戰國（公元前770—前221年）是我國從



6



7

6.7. 西周刺綉印痕兩件（上：150×90，下：50×35）1974年自陝西寶鷄茹家莊 強伯墓出土，寶鷄市博物館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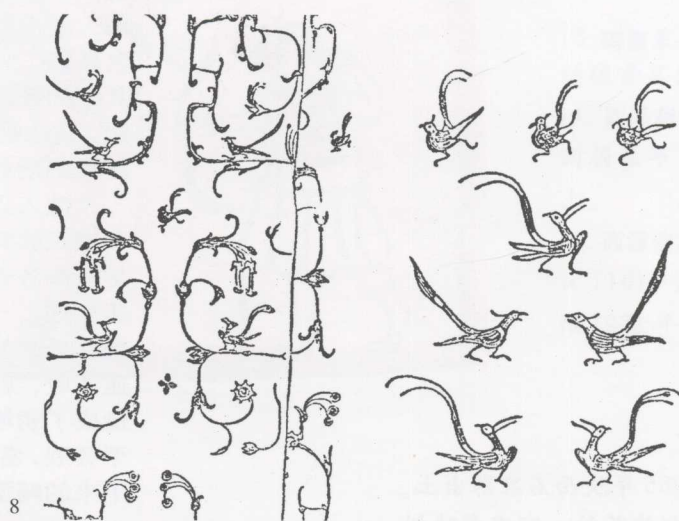
封建到大一統帝國的漫長而痛苦的分娩期。文化學術思想的空前活躍深刻地影響着綉藝。自今俄羅斯西伯利亞巴澤雷克出土的我國春秋時代絲綢馬鞍面料上的刺綉，鳳和花的紋式生動活潑，與同期的漆器、金銀錯紋飾風格很相似。1980年湖北江陵戰國楚墓中“出土的綉、錦、羅、絹、紗、縵等戰國中期的絲織品，種類之多，工藝之精美，保存之完好，實屬罕見”（《湖北江陵出土一座戰國中期楚墓》，載《人民日報》1982年3月3日）。其紋樣之奇麗、色彩之絢爛確為前代所未能見到的。從陝西咸陽秦宮一號遺址出土了已經碳化了（當遭焚于西楚霸王項羽之手）的絹地刺綉夾衣、絲棉衣殘片，其顏色固已無可分辨，其幾何式的圖案却仍分明，骨格雄強、氣度縱橫，與同址壁畫殘片上的裝飾紋樣如出一轍，顯示了與楚文化異趣的秦風。截此，全國各地發現的刺綉都是用鎖綉即縵綉針法製成。刺綉的童年期是與她的同胞姊妹繪畫一樣，主要靠綫去說話的。不過她的綫條更有厚度、有旋轉的捻力和迴環的勁結，有浮雕般的堆砌美，當然同時也就形成了“板”和“結”的圖案特性。這段時期可指為民族刺綉的發育期。

自漢代開始，刺綉在大一統的中國進入長足發展階段。湖北江陵鳳凰山西漢初地主墓葬中竟然陪葬了古代天子才配享用的彩絹綉花褚，還發現了藏在針囊中上帶黃絲綫的鐵針。長沙馬王堆西漢墓出土的織物中，除了以往的畫繪、縵綉外，新出現了織文字紋、起絨以及印填彩、印金銀花、紗羅底上納綉等手法，說明當時人們不僅在大力探索纖維質料的藝術表現潛力，而且在吸收陶瓷、髹漆、文印等工藝技術以豐富織綉語言。河北滿城西漢中山靖王夫婦墓出土的金縷玉衣為舉世所驚嘆，簡直是“穿珠綉”類的宏製巨珍。到了東漢，我們看到出土有鐵剪刀，這個尚不被人們多說及的小小物件，對於服飾製作者却無疑是增添了銳利的武器。《管子·輕重篇》被當代學界斷為後漢人偽作，其“一女必有一刀、一錐、一針、一鉢（長針）”的說法當是那時女工裝備的述載。漢代開闢的“絲綢之路”還把我國中原地區的刺綉及綉技遠播西域各地。在當年絲路通過的地方，如今發現絲織及刺綉遺物相當多。如新疆民豐縣東漢墓出土的“萬世如意”字紋鷄鳴枕，它顯示了我國立體綉品即今西方稱為“纖維藝術”者的悠長久遠的發展歷史；同時也是一件具有很高民俗研究價值的文物（鷄鳴枕即今關中農村猶在傳流的喪儀品“長命鷄”、“引魂鷄”，後詳）。

唐宋兩代我國刺綉有更燦爛的成就，古典刺綉技藝達到光輝的高峰。這時的紡織、印染，刺綉、服飾製作分工愈細。散見國內以至國外許多博物館的綉品相當豐富。至遲在唐代已經經常使用穿珠綉、以金綫與銀綫做成的帖綉、蹙金綉，還有能表現色階深淺退量變化的平綉，從而為刺綉表現自然寫實的形象完成了技術準備。“日暮堂前花蕊嬌，爭拈小筆床前描。綉成安向小園裏，引得黃鸝下柳條。”說明當時肖生風尚已傳染給綉苑。宋代不光有純欣賞性的刺綉品，而且留下了刺綉佛像人像，甚至已創造出了正反兩面一樣的“雙面綉”。在中世紀的中後期，我國刺綉業逐漸發生深刻的變化。這種變化一是商品刺綉的發展逐漸排擠代替着官府工奴刺綉的主流地位；二是刺綉技藝由北方中原地帶向江南和沿海作重心轉移。此前，除了漢唐故都長安、洛陽一帶作坊林立、巧匠雲集外，山東也“齊紈魯縠車班班”（杜甫《憶昔》），四川“蜀郡”的陳留以及襄邑都曾盛極多時的綉業集中地。六朝顏師古在他的《顏氏家訓》中曾說到當時“河北……織紙組訓之事，黼黻錦綉羅綺之工，大優于江南”，而當時南方甚至還要從北方引進蠶的良種。至宋，江浙一帶的絲織生產趕上和超過了黃河流域，蘇州城內甚至形成了綉綫產銷的集中點——“綉綫巷”。

8. 春秋時期中國刺綉鞍褥面 自今
俄羅斯西伯利亞巴澤雷克出土

9.10. 戰國時期刺綉兩種 湖北江
陵出土 左：龍鳳虎紋綉羅襪衣
右：龍鳳紋綉絹衾(均局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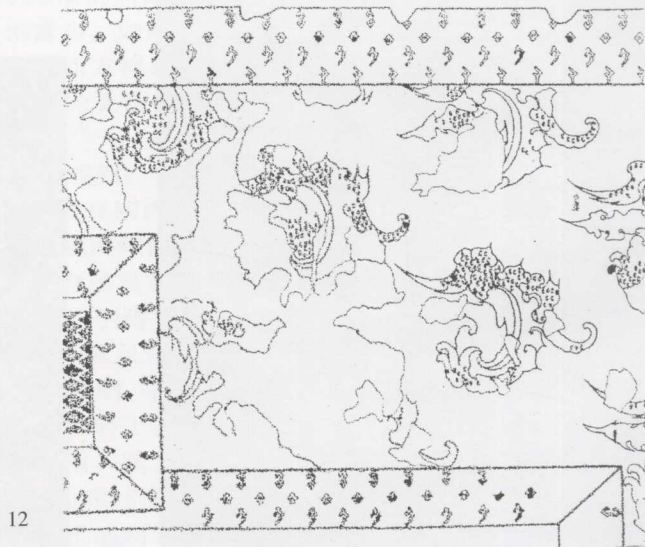
11. 西漢鎏金蠶（長56）1985年陝西石泉縣出土。

12. 秦代銅車馬車牆內側彩繪花紋，它與當時刺繡帳幔的紋式其實是一致的。



到明清兩代，在資本主義商品經濟萌芽、士大夫文人畫大倡及西洋文化傳入中國等多種因素影響下，我國南方的刺繡率先發生了新的重大變化。以上海露香園“顧繡”為先聲，肇端於宋代以名人書畫為粉本、以亂真為能事的複製刺繡贏得了極大的成功。所謂近代“蘇、湘、蜀、粵”四大名繡之所以盛名遠揚，正在其順應了市民的審美口味和商品市場的新要求。其總的技藝傾向是競趨工細、秀麗雅致和肖生、精妙；傳統針法、綫法被大量突破，豐富了祖國刺繡技藝的語言寶庫。民族傳統刺繡此期猶處於繼續發展階段。

進入近代，帝國主義的經濟與文化侵略掠奪，衝斷扭曲了中國民族刺繡的自身發展，形勢急轉直下。概括地說，一方面是沿海各通商口岸地區“花邊”外加工商品批量化生產得到迅速發展，一方面是競效西洋圖案風格而“覓樣仿製”。實質就是在外來的經濟文化衝擊浪潮下，本土民族風格的傳統刺繡迅速潰敗、衰落，遭到破壞。政治的屈辱、經濟的落後與依附性造成了繡壇上的殖民地半殖民地色彩。對於那個時期繡業的畸型發展，當時有關報刊上時有確實的資料披露。那個畸型期留下來的畸型的審美心理的殘餘，却是至今仍能為我們所痛切感覺到的。



13



13. 磚畫采桑 甘肅嘉峪關魏晉墓出土。

14. 西漢刺綉殘片 (長 80) 新疆羅布泊高臺漢墓出土。

15. 西漢信期綉手套 (248 × 110) 湖南長沙馬王堆 1972 年出土。

14



1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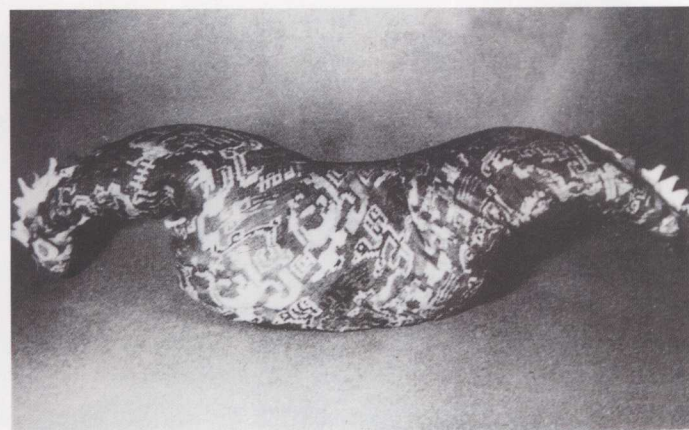


16. 東漢鷄鳴枕 (120 × 450 × 160)

1959 年新疆民豐出土。

17. 北魏刺綉佛像供養人 (494 × 29.5)

1956 年甘肅敦煌莫高窟出土。



16



17

1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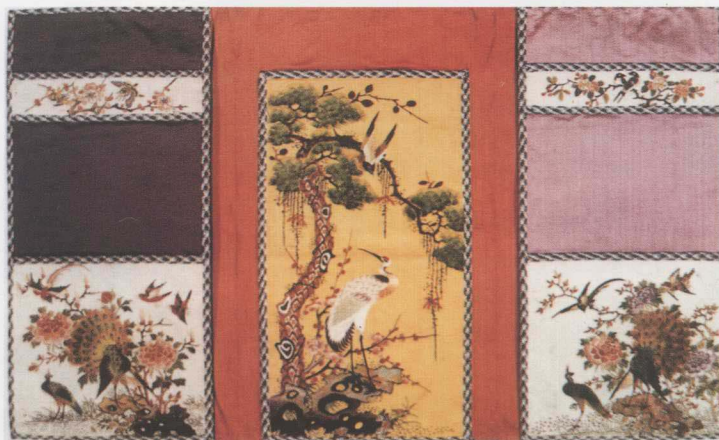
19



20



21



18. 唐大紅羅地蹙金綉拜墊 1987年陝西扶風法門寺塔地宮出土。
 19. 南宋貼綉牡丹素羅搭褲 (145 × 120) 1975年江蘇金壇出土，鎮江博物館藏。
 20. 明顧綉韓希孟花鳥冊(之一) (252 × 337) 遼寧省博物館藏。
 21. 清粵綉名片夾 (240 × 390) 故宮博物院收藏。